

走马
天下

骆家坝水墨

□黄丽娟

从踏上西乡的第一寸土地起,我就颠覆了原有的认知,这里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山沟沟,这里不住窑洞,不扎白头巾,不穿皮袄袄……这是一个山清水秀、茶香稻也飘香的美丽小城。蒙蒙细雨中遇见骆家坝古镇,不是意外,却更让我有一种身在烟雨江南的错觉。

骆家坝古镇坐落于牧马河上游的巴山山中,始建于明末清初,也是自陕入川古道上的重要集镇。骆家坝又称惊军坝,据说在汉代,这里就有驻军,因夜遇突发事件惊扰军队而得名。后因商贾在此倒换骡马而更名为骆家坝。

一直以为,一个地方若有山有水,也便有了灵气。眼前的骆家坝古镇沿牧马河而建,开门即见绿水,抬头又见青山,当然极具灵秀之气。山,是米仓山,是大山里的粮仓,仅从地名便可猜测一二。远眺着山谷间点点移动的牛羊,我甚至疑心它们是天上掉下的云朵。

走进古镇,有一条蜿蜒的青石板路,原汁原味的青石,泛着绿油油的光,仿佛已走了几个世纪似的。路两旁古建筑保存完好,灰瓦白墙,古色古香的格子门板,苍老斑驳的店铺墙面,无言地向游客述说着古镇过去的历史荣光。户与户之间均以风火墙相隔,门头和窗棂雕刻精美,既有楚风遗韵,又有巴蜀印记。每家门前都摆着养眼的绿植,有开花的,也有不开花的,后来发现养得最多的竟然是凤仙花,不知何故。倒是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往事。

那时候,凤仙花是寻常百姓家的寻常花草,不刻意种植,更不必费力照料,花期特长。每当凤仙花花开,我们这些爱美的小女孩便凑在一起,采其花及叶来染指甲。指甲染好,偷偷掖着,不想被大人发现。哪能不发现呢?所幸大人们宽容得很,只嗔怪道,别臭美。时间似乎过得很慢,一棵凤仙花能让我们美整整一个暑假。时间又似乎过得那么快,凤仙花还没枯萎,我们便瞬间长大了。不知现在的骆家坝女孩,还会用凤仙花来染指甲吗?正这样想着,对面走来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孩,都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眼睛里分明倒映着牧马河清澈见底的影子。她俩跟我先前遇到的山里娃不一样,见到我们这些陌生人,一点都不害羞,大方地朝我们露出了凤仙花般灿烂的笑容。她俩从我们身边穿过时,我还听到了两人嬉笑的声音,很甜美,有米仓山泉水的甘甜。

今天的牧马河真是美得不像话。拿导游的话来说,有仙气。宽阔的河面上,烟雾缭绕,仿佛盖上了一层轻盈绵软的蚕丝被。丰沛的河水,也像被牛奶浸润过一般,呈稠黏的乳白色。若掬一捧尝尝,也一定有米仓山泉水的味道。河两岸,绿树参差,树冠如盖,好多树都上了年纪,它们见证着古镇的前世今生,见证着牧马河每一次的潮起潮落。而卵石砌筑的河堤形成三个不同的等高面,使得河边的景观变得更生动而丰富。

有河就有桥。一座横跨牧马河的铁索桥,历经百年沧桑,阅尽人间胜景无数。站在吊桥上,我看到的不仅仅是老街的背影,也不仅仅是桥东的青山与桥西的绿水。同行的朋友们童心复燃,个个似顽童般摇晃着索桥,笑闹声不绝。此刻,桥上的我们又成了谁眼里的风景呢?放眼四望,群山近水烟雨蒙蒙,宛若一幅淋漓尽致的水墨写意。要是有一叶小舟该多好,一舟竹筏一水山歌,何忍载不动许多愁。

天色渐晚,牧马河的流水声渐渐变得婉约起来。从河的对岸眺望,古镇绵延的瓦屋面掩映在树丛中,一缕缕炊烟袅袅升起。漫步河边,看到有老伯在河滩放牛,村妇在河边淘米洗菜,小孩子则在河边嘻嘻闹闹,无拘无束。他们看到我,都很友好地朝我微笑。起初,我还有点不好意思,生怕打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但随后便释然了。骆家坝村民对于牧马河的确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作并没有因为外乡人的观赏而变得拘谨做作。这样的淳朴憨厚,这样的怡然自得,除非有大大山河般宽广博大的情怀,才会自然流露出来。

路过一户人家,一对老夫妇正在堂屋吃饭。两人各捧一个大碗,碗里饭菜兼有。一只温顺的猫咪在他们脚边啃着鱼骨头。多么熟稔,多么温馨祥和的画面啊!我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想起父亲健在时,全家热闹欢聚的场景,想起那只养了三年名叫乐乐的小狗狗。原来对于家乡的热爱,只有离家之后才会明白。每个人心中都印刻着自己家乡圆月的影子。家乡承载着我们人生中那些难以忘怀的记忆,在各自命运迁徙的路途中,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舒适和归属感。



春之锦绣

王尚

送别“疫”中人

□丽萍

洪美琳是一名护士。她平日留着一条长长的马尾辫。走起路来,那条辫子愉快地晃动着,氤氲着希望,荡漾着乐观。当年爱人就是喜欢上她的辫子,从扬州走进了今天的幸福五口之家。三岁的儿子,也痴迷妈妈的辫子,平日总喜欢趴在妈妈的背上,嘟嘟嘴,亲亲那条可爱的辫子,手指窗外,想要出去玩玩。由于工作繁忙,洪美琳很少有时间陪同家人。幸好她的爸爸妈妈都很有文化,又善解人意。他们总是把“和合”二字挂在嘴边,这是家训:“和”是“嘴含米稻”,“合”是“一人一口”——家中人人有饭吃,公平公正,自然家和万事兴。

2020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心中略有愧怍的洪美琳,盘算着好好利用假期,陪同家人前往江南,痛痛快快地游玩四五天。不料2019年末,武汉暴发新型冠状病毒,亟须支援。洪美琳看到消息,未曾有片刻犹豫,第一时间,向领导请战。护士长劝她回家商量商量。她甩起马尾辫,掷地有声地说道:“不用商量,我愿意去。”回家的路,本不长。可是,洪美琳觉得那天的路,漫漫无止境。天空飘起一片片雨丝,仿佛灰网笼罩着雨中所有的人。雨水很轻,落入她的心中,却似

乎七零八落,又变得凝重起来,化成一串串问题:新型冠状病毒可是人传人的,家人会支持吗;说好出行的,要泡汤,怎么办;去了要穿防护服,最好要剪光头,起码也要理短发,只是伴着一起长大的辫子,剪去不再来啊?

终于到家,洪美琳直入房间,又愁绪起来。等到晚饭时间,在孩子的吵闹声中,她向家人说明情况。丈夫开明,表示尊重,承诺在家带好孩子。妈妈语重心长地说道:“谁家没有自己的亲人,别人能去支援,我家为啥不能?”爸爸接道:“美琳啊,虽然十分危险,虽然你不是党员,但可以向他们学习,冲上一线。”望着家人一双双红润的眼睛,洪美琳仍有愧疚地道出心中的种种疑问。她意识到自己的决定,也许令家人不和,有违“和合”家训。“小到家,大到国,都要‘和合’。”爸爸继续安慰,“病毒肆虐,按古人的说法,就是一个‘吞’字:上天要吃人。我们不是有个‘合’字:一人只要有一口气,也要合力顶住啊!”正是在一人一嘴的表达中,“合”得洪美琳顿时舒畅起来。

初一上午,街上的理发店都已关门。洪美琳来到房间,取出镜子、剪刀,站在窗户附近,狠下心来,剪辫子。在那“咔嚓”“咔嚓”的剪刀声中,她面无表情,望着自己心爱的辫

子,从对面的镜子中,匆匆落地,心中充满苦涩。猝然一缕冬日洒在镜面上,暖洋洋的,明净净的,仿佛融化她心中沉重的冰块:辫子脱身,就像自己即将离开家庭,但是今日的分,正是为了明日美丽的重逢。洪美琳对着镜子,莞然一笑:自己也罢,病患也罢,谁不爱团聚呢。此时此刻,人人畏惧,战“疫”失败,谁还能团聚呢?!她的分离,既是为他人,也是为家人。理完发,洪美琳蹲在地上,轻轻地捡起头发,慢慢地放入柜中。

大年初一,洪美琳突然接到通知出发。孩子还在睡梦中,妈妈为她煮好了和和美美的圆子。她笑道:“今天我就不和大家一人一口了,要独自饱下口福了。”临行前,家人们,反复叮嘱她保护好自己,预防传染,不可马虎。洪美琳心中不免难过起来,她回到房中,又看了一眼孩子,小心翼翼地将柜中的头发取出,交给丈夫:“辫子曾是我们相爱的见证,现在虽然剪发了,但我希望你在我归来的时候,将头发制成毛笔。待到将来,送给儿子,让他用这支笔,传承爱意,继承家风,书写‘和合’二字。”丈夫被她的话语,瞬间打动了。望着洪美琳上车的背影,头上已是短发,丈夫觉得她永远是自己最美的“疫”中人。

玉兰
一瓣

粉黛乱子草

□毛文文

粉黛乱子草如雪纷飞
无遮掩地显示田野的美
所有的女人极其温柔
阳光温和,风在低头,花在摇曳
想象是另一种现实
习惯于幸福和花草的依偎
一片粉色的汪洋

让万千沟壑
平行于风起时的云涌

粉黛在飞
如同你想张开翅膀
牛顿的万有引力
适合这片亲爱的花草

我们赞美其温柔美好的女子
她们心灵深处的引力
在这个秋天被一种美学获取
她们所有的感觉
在花海歌唱

紫琅
诗会

虎耳草

□王晓俊

依我看,有些草木的名字,也没有个特别的说头。又不全是从《诗经》里来的,看着像什么,就随意取个名字罢了。比如,虎耳草。

李时珍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虎耳,生阴湿处,人亦栽于石山上。茎高五六寸,有细毛。一茎一叶,如荷叶盖状,人呼为石荷叶,叶大如钱,状似初生小葵叶及虎之耳形。夏开小花,淡红色。

经李时珍这么一说,我就无限向往有一棵虎耳草了。苏州的一位博友,她的花园里,大丽花、凌霄、天竺葵、藤月、松果菊、三角梅、铁线莲……挤挤挨挨,层层叠叠,开花的场面盛大惊艳。而我偏偏喜欢她后院水池边的虎耳草。每次有虎耳草的镜头,必会点开放大,细细看过。

那一片片圆圆的、厚实的、毛茸茸带白纹的叶子,真的像老虎耳朵呢!花开在抽出的细茎上,碎碎的,却清雅别致。五个花瓣中,上面三个花瓣短短尖尖,下面两个花瓣宽宽长长,如跳舞的小姑娘。如果当步摇簪于发间,真是极好的。

在我们南通,连迷迭香都作了绿地植物,虎耳草这么普通的野草,我却遍寻不着。倒是在花市,它成了稀罕物,被做成微

缩的盆景,植在流水假山石上,赏花看叶两不误,蓬勃一片,荫翳可爱。

沈从文是喜欢虎耳草的。汪曾祺写过:“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

沈从文先生的家乡湘西,多水多山,背阳的山下或者岩石的裂缝处、潮湿的山中溪流流经处,是虎耳草长势最好的地方。沈从文把它写进小说是自然而然、信手拈来的事。回头再一看,冥冥中,却将虎耳草代入一个微乎其微的生命体了。《边城》在上世纪80年代曾拍成电影。其实,这般湿润悲凉的故事,是不适合搬上银幕的。

沈从文对《边城》电影文学剧本提出的个人意见中,有一句:“翠翠就是个尚未成年的女孩,对恋爱只是感觉到,其实朦朦胧胧的,因此处理上盼处处注意到。”

这个处理是非常难的,大约也是后来电影不得不使用大量旁白的原因。翠翠这般的十四五岁的女孩子,触目为青山绿水,她的生长是一种自然的生长。追风,沐日,傍树,不舍渣滓,纯净透明。情窦初开的年龄,“对象的美原来在自己的心里,留在心灵上的是感觉

与情绪”。这真是像她梦里采的虎耳草,贴地蔓延,一片一片,不急不缓,覆盖了鲜衣怒马的心思。这种幽微的心思,再多的旁白,也是无法说清的呀!

三年前我换了个底楼带小院的房子,立即去花市买了一棵虎耳草种在庭院里。可奇怪得很,生命力极强的虎耳草到了我手里,却是恹恹的,最后竟至枯死了。我觉得我就像《边城》里的老船夫,对翠翠一样随心所欲生长的虎耳草闲操心,非要把人家在隐秘之境中抽枝长叶的心思搬到大大太阳底下晒晒才满意。于是它拒绝生存,枯萎给你看,和翠翠一样简单率性。

说来还是有缘。某一日散步至我家屋后,意外发现后窗下杂砖间弥漫成片的虎耳草。唉!这真是有洁癖的植物呢。它悄悄把自己爱惜着,在散射的光线里,在潮湿的空气中,在纯净的空气里,活得丰盛而隆重。

我放弃了请它们登堂入室的想法,只是偶尔靠在后窗的躺椅上侧耳倾听,就像翠翠倾听那个年轻人将她灵魂轻轻浮起的歌声般,倾听虎耳草的世界:这微小的生命,一样也是天苍野茫茫吧?一样有诗人怆然悲歌吧?有爱情有息有斗转星移吧?

心窗
片羽